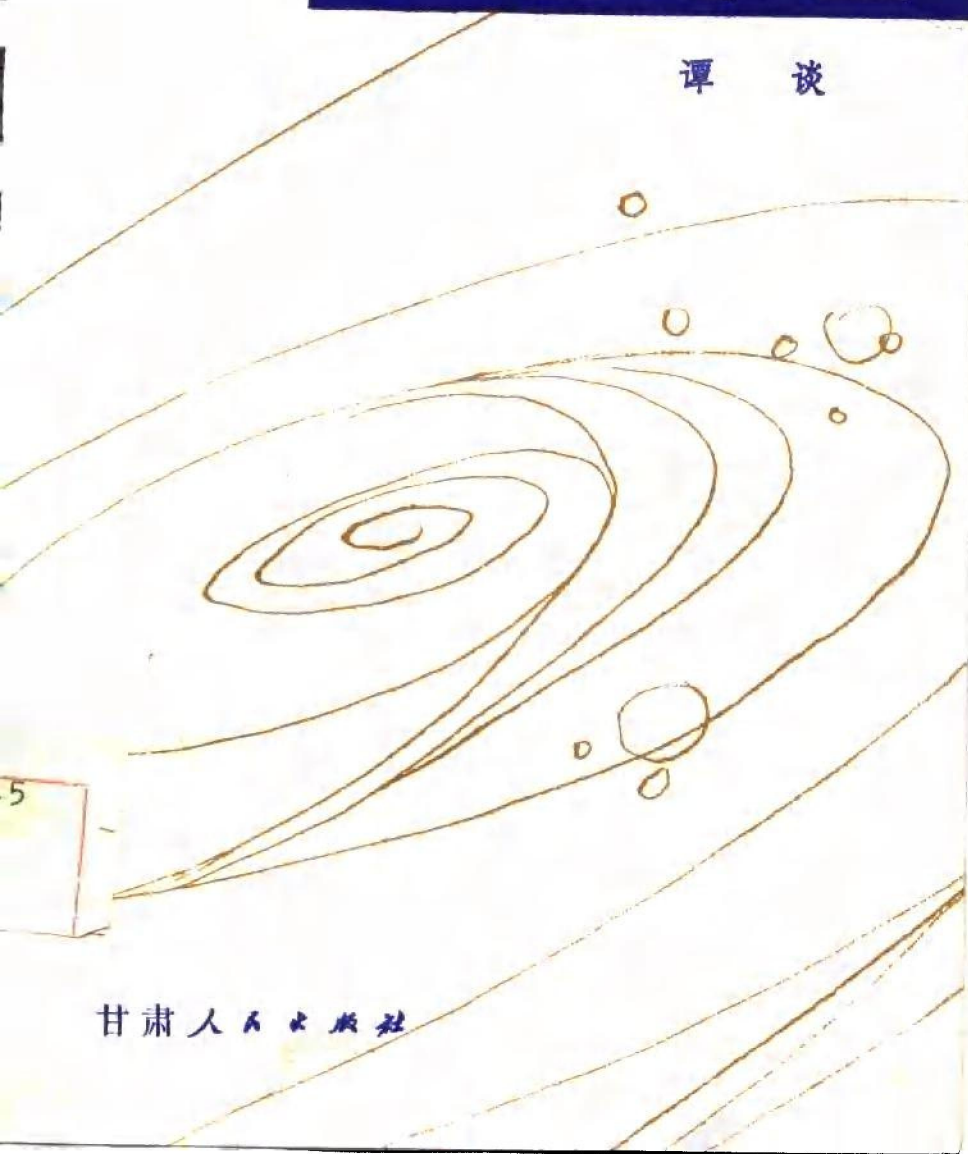


山女泪

谭 谈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I 247.5

1682

3

BK20103

山女泪

谭谈 · 甘肃人民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马 牧
封面设计：占国 韶川
插 图：翟丽荣

山 女 泪

谭 谈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兰州第一新村51号）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张掖地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插页8 印张11.5 字数227,000

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4,500

书号：10096·327 定价：1.10元

内 容 简 介

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谭谈同志，是八十年代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中年作家。本书里的四个中篇，可以说是他近年来创作的一个总成。《山女泪》以富于传奇色彩的情节，描写了一个普通山乡女子悲酸的命运；《山道弯弯》着力塑造了一位高尚贤淑的矿工遗孀的感人形象；《山雾蒙蒙》展示了一场政治风云所引起的家庭关系的复杂变化；《小路遥遥》则表现了青年一代在对待事业和爱情方面的不同态度。

作品具有浓郁的时代感和生活气息，故事曲折生动，蕴含耐人寻味。而尤其注重发掘和表现人物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，遂又使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。

目 录

山女泪..... (1)

山道弯弯..... (91)

山雾蒙蒙.....(177)

小路遥遥.....(257)

生活的启迪（代跋）.....(353)

山 女 泪

沿河而来的风，吹乱了这片荒地上的草，摇动了开放在绿草丛中的一朵朵黄的、紫的、白的不知名儿的花。这里，新垒起了一个坟墓。此刻，坟墓前面趴着两个十来岁的孩子，一男一女，哭得分外伤心：

“奶奶，嗷嗷……奶奶，嗷嗷……”

两个孩子的身后，蹲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。两行泪水，在他那被山风吹得黑黝黝的脸腮上流淌。泪滴儿，一滴一滴落下来，打湿了他脚下的几株小草。他没有哭出声，点燃了一支烟，大口大口地吸着。孩子们的哭声，刺得他心痛。他脸腮上的泪珠儿，流淌得更快了。

在这个新坟右前方的一株绿竹下，还有一个中年妇女抱着竹子在饮泣。大概是太羞愧了吧，她没有把哭声放出喉来。人活着的时候，别人看到他的缺点多，而一旦死去，他生前的许许多多优点，就一下子涌到你的面前，象钢针一样扎着你的心。有时候，许多误会，要到人死了才能明了；很深的怨恨，要到人死了才能消除；难解的谜，要到人死了才

能解开；还有……唉，唉，可是晚了，一切都晚了。

面前这位抱竹饮泣的女人，是不是这样呢？

孩子们的哭唤声，戳得中年男子的心痛，也戳得这女人的心痛。她实在憋不住了，长喊一声“妈——”，便扑倒在坟堆上，伤心地放声嚎哭起来：“我有罪，我、我、我对不住您呀……”

河风大了。坟堆四周，草在摇，花在动。河风，把两代人的哭声卷走，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。

三天前，这个默默无闻的女人，用人类最残忍的方式，结束了她默默无闻的一生，长眠到这绿水畔、青山下了。

让我们为这个默默无闻的山乡女子作一个小传吧！

—

面前这条河，是长江的支流的支流，这里的人称它为飞龙河。它源于西南方的飞龙山，出了飞龙山，穿过一个又一个山谷，流到了这里。河岸两边，是重重叠叠的山峦。远处，山岭连着天际。天晴的日子，站在河东南岸的望龙山上，朝西北方向望去，只见群山耸立，直插天宇。山岭连绵起伏，象一条腾飞的蛟龙。那里，就是飞龙山。

飞龙河流到这个山谷，被一座陡峭的山峰挡住了，只好偏过头来，向北窜去。于是，在这座陡峭的山峰对面，形成了一个几百亩田地的小河湾，成为一个几百口人的村子，人称龙河湾。河湾里，依山傍水座落着一栋栋不同年月修建起

来的房子。最惹人注目的，是村东头那栋花瓦屋。这是村里唯一的富户人家的宅子。

这里是出进飞龙山的要道。早年间没有公路的时候，一条砂石山道，从对面山头上滑下来，一直伸到飞龙河边，过了渡，又带子似地蜿蜒而去，伸向飞龙山的深处。那一年，国家在这里建飞龙山林场，山岭间新修了一条公路。汽车，出现在这个古老的山村了。

村前的渡口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条水泥公路桥。村民们去小镇、上县城，都打着哈哈从这条桥上走过。过路的行人，进飞龙山，出飞龙山，也都是迈开大步从这桥上走过。腰包里有几张“麻大五”（当地人对五元一张的人民币的称法）的，还买上张车票，坐上汽车从这桥上过呢！而早年间，没有公路、没有桥的时候，来往的行人都得从村前这个飞龙渡上过。

我们的故事，就从早年间的渡口说起。

记不清是哪年哪月了，摆渡的老艄公去世了。村民们一致推荐十三岁的孤儿阿四来摆渡。渡船，是村里的公物。渡口，是龙河湾兴办的一项公益事业。摆渡者不向行人收费，生活费用全由村民们摊派。同时，渡口东岸有一座青砖建筑的河神庙。庙里除神堂外，还有两间住房。这庙，也就归摆渡者管理、使用了。

十三岁的阿四，夹着一卷破铺盖上了渡船。多数日子，他吃住在船上。遇到河里发大水，不能开船了，他才搬回河神庙，住上一、两天。

渡船，在东西两岸来来去去；山洪，在飞龙河里涨涨落落。阿四在渡船上长成了壮实的小伙子。年年月月，阿四驾着渡船要接送多少新嫁娘，然而，他自己到二十六、七岁了，却还是光棍一条。早早晚晚，他的渡船上要过往多少年轻美貌的妹子，可是……！也有过那么几回，一些胆大些的、心地好的妹子，坐在他的渡船上，多情地看他几眼，拐弯抹角地问他几句。那时，穷得丁当响的阿四，哪里敢往这方面想？眼看三十岁喊得应了，他仍是孑然一身……

这天黎明，河岸两边的山峦还在甜甜的梦中没有醒来，阿四就被对岸赶早路的人喊醒了。他抽出长长的竹篙，启动渡船，过对岸接人了。送走这位早行人，阿四用竹篙把渡船固定住，蹲到船边，在河水里洗洗手，准备再回到舱里躺一躺。猛地，溶溶曙色里，他看见河面上飘过来一个木盆。朦胧中，他看见木盆里还放的有什么东西。

木盆顺水飘流而下，很快来到了渡船边。阿四将木盆捞上船，却见盆里有一个用破棉絮裹着的婴儿。婴儿不知啼哭了多久，已经没有气力了，但仍然在不安地哼叫着。阿四，这个三十来岁的汉子，一把抱起了婴儿。大地，还沉睡在拂晓的宁静里，只有河水轻轻地拍打着船沿，发出低微的嘤当声。孩子一阵阵的嚷叫声，全撞击到了阿四的心上。这颗坚强的男子汉的心，被震撼了！他抱着婴儿呆立在船头，任清凉的河风吹拂着热辣辣的面颊。

“划船的叔叔，请划过来一下，我们——要——过——渡！”

对岸，一个女人尖尖的嗓子在喊他了。一种多年养成的职业责任感，使他立即将婴儿放回木盆，把木盆搬到舱里，然后，手脚麻利地启动了渡船。

天渐渐地亮了。早霞，镀红了东方天际的山峦。河面上，飘起了薄纱似的水雾。这是一个晴朗的秋日。

船靠岸了。上船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大嫂和一个七、八岁的穿着土布新衣的细伢子。女人手里提着一只竹篮，竹篮里放着一个个贴着红纸条的包包。看来，她是带孩子去走亲戚的。

“这位嫂子，真早呀！”女人上船后，阿四打招呼说。

“路远，得到一个亲戚家赶中饭，又带着细伢子，不早点不行。”女人笑笑说。

“坐稳当点，开船啦。”

长长的竹篙插到了河底，船离岸了。渡到河心时，舱里那躺在木盆里的嫩毛毛，突然“呜哇”一声嚎叫起来。

“你娃子哭啦。”过渡的嫂子连忙说。

阿四收住竹篙，呆立在船头。船，顺水往下飘去。孩子的哭叫，使摆渡的汉子心慌意乱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过渡的女人赶忙起身，钻进舱去，抱出了嫩娃娃。

“怎么，他妈妈这么早就出去做活路，把孩子丢到船上来了？”

阿四木然呆立着。猛地，他发现船正顺水往下飘，便赶忙将手中的竹篙插向河底，用劲一撑，船又向对岸漂去了。

“娃子准是饿了，要吃奶了。巧啦，我今个把吃奶的妹子

放在家里了，现在奶就胀得很。来，嫩娃，婶子喂你奶。”说话间，过渡的嫂子已解开衣襟，把娃子搂到了怀里。

苦命的孩子不知饿了多久了，此刻，在这位不知姓、不晓名的过渡妈妈的怀里，香甜地吸吮着奶汁。

“这娃儿生下多久了？”过渡的嫂子一边用手指轻轻点着孩子的嫩脸蛋，一边头也不抬地问阿四。

“……”阿四没有答话，偏过头去，将长长的竹篙用力戳向河底。

“看样子，和我那妹子差不多大。”大嫂子仍然没抬头，端详着怀里的孩子，自语一句。

“……”

竹篙在水中起落的哗啦声，代替着阿四答话。

“你看，饿得厉害啦，吸奶吸得这么猛。他妈妈呢？奶水一定不多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阿四还是没有回答。他怎么回答呀？他只觉得脸热得更厉害了，心跳得更快了。

“长得真漂亮！男娃，还是女娃？”

女人又问开了。阿四没有答她的话，她也没有在意。她看那娃子看得入迷了。

过渡女人这一串无意的问话，就象阿四手中的竹篙点着河水那样，一篙一篙点在阿四的心里。阿四的心里溅开了浪花。自己快三十岁了，还没娶上女人。往后，这日子也不见得会怎么好。看来，自己这一辈子就是这么个命呀！带了他

吧，没讨堂客先带个崽娃吧！……船下，河水哗啦哗啦地淌着，撞在船头上，飞溅开一丛丛浪花。摆渡的汉子，心里难以平静了，脸一阵比一阵热。是为自己要做父亲了而激动？还是为自己没讨堂客就先认崽而害臊？说不清啊，说不清……

船，在阿四复杂的心情中靠岸了。这时，嫩娃娃在过渡婶子的怀里吃饱吮足了。他还不知道人世间的苦难，有了眼前这种短暂的满足，他就高兴了，乐了，对着这位喂奶的婶子笑了。

“来，快对你爹爹笑一个，快对你爹爹笑一个！”过渡的嫂子把娃子抱到阿四面前。小家伙正在乐处，咧开小嘴对着阿四直笑。

阿四也红着脸笑了。他低沉地对过渡的女人说：“嫂子，谢谢你了。”

“这是哪里话？你堂客奶水不多，你要买猪蹄炆药给她吃，发发奶。下午我打转身的时候，还可以喂他一次奶。”

“你……屋里在哪里呀？过去，怎么没见你打这里过渡过？”

“我屋里离这不太远。过去不往这山里走，最近才在山里结了一门新亲戚。往后，就要常上你的渡船，常劳你的驾啦！”那嫂子说着，爽朗地笑了。

阿四从过渡嫂子的手里接过娃子，目送着他们娘崽俩走下渡船，沿着那砂石山道进山去了。太阳，从东边的山巅上露出了半张红脸，把一抹丽辉，洒在阿四和他怀里的娃子

身上。

从此，渡船上多了一个娃子。摆渡的爹爹，带着他从河这边荡到河那边。过渡的女人，中年的，青年的，不知有多少人喂过他奶！也数不清他有多少“妈妈”。

娃娃，在这个大摇篮——阿四的渡船上，一天天地长大着。也不知是哪一天，做爹的阿四，给孩子取了一个名：河娃。含意很清楚：这是从河里捡来的娃。

二

河娃，在河风里长起来。转眼，他十一岁了。

靠山吃山，近水吃水。这里，既靠山，又近水。上山打柴采果，下河捉鱼摸虾，河娃样样都行。五、六岁时，他就跟着爹爹学会了游水。如今，他一头扎进水里，等再从水里钻出来时已经过了半条河了。

每天，他都陪伴着阿爹在渡船上。有时，过渡的行人不多，正坐在舱内巴早烟的阿四懒得起身，河娃就接替阿爹，撑篙摆渡。碰上阿四要到二十里外的小镇赶集办事，那么，这一天就全由河娃来摆渡了。河娃，成了摆渡阿四的一只有力的臂膀。

河娃几岁的时候，阿四带着他在渡船的舱内过夜，懒得去河神庙的房间里架铺了。娃儿上了十岁，再挤在小小的船舱里，就睡得不香甜了。于是，爷儿俩把铺盖搬到河神庙的房间里来了。每到黑夜，没了行人过渡的时候，爷儿俩便把

船拴住，扛着竹篙，回到河岸上的庙里去。

已是阴历十月间，降霜的季节来了。一天下午，河风刮得人脸皮儿痛。这是霜头风啊！明天早上，准又会降大霜。天黑一阵了，依山傍水的一栋栋房屋里，亮起了点点暗淡的松明火。上午，那位进山去看亲戚的柳嫂（就是那天给河娃喂奶的嫂子），过渡时交代说，她今天可能回来得晚些，要他们等等她，晚一点收渡。现在，阿四爷儿俩钻进船舱内等了好久好久了，还不见柳嫂来。估计她可能在亲戚家歇夜了，于是，父子俩走上岸来把船拴住，扛着竹篙，准备回庙里去了。

“大叔！我……”

阿四爹儿俩刚刚上岸，只见暗淡的星光里，一个年轻妹子向船边走来，站到了他们面前。

“是要过河吧？”

年轻妹子迟钝地点点头。

“上船吧。”

那妹子上船了，阿四对河娃说：“你先回去吧，我送她过去就来。”

“不，我怕。”河娃说着，也回到了船上。

船启动了。星光暗淡，大地罩在一片朦胧的夜色里。那年轻妹子，呆呆地立在船头，没有到船中间来。风很大，吹乱了她一头长发。天很暗，这妹子的模样儿看不真切，但可以看出她不过十六、七岁的年纪。若是生在富户大家里，说不定还在妈妈身边撒娇呢……现在，天这么晚了，她要上哪里去？

“妹子，站到船中间来吧。风大浪高，船不稳呀。”阿四关切地招呼道。

妹子没有答话，依然呆立在船头。

船到河心了。浪趁风势，风助浪威，啪啦啪啦地打着船沿，扬起高高的水花。

“快到船中间来，快到船中间来！”河娃也连连喊着那妹子。

“好人哪，谢谢你们了！”突然，那妹子带着哭腔说话了。话音刚落，她纵身一跳，扎进了水急浪高的河中。

阿四呆了，河娃呆了。立时，一个念头闪电般地掠过阿四的脑际：“这妹子寻短见！”他赶忙将竹篙递给河娃：

“把船稳住！”说着，扑通一声，跳进了滚滚的洪流中。

河娃慌乱地挥动竹篙，撑着渡船，往爹爹游去的地方靠拢。冬日的夜晚，河面上寒风刺骨。阿四透湿的身子在夜风里抖动。那妹子被放到了船板上，已经不省人事了。天上没有月亮，船上没有灯光。黑暗里，急坏了阿四父子俩。河娃握着竹篙，不知是该往对岸撑呢，还是往回撑，一时呆立在那里。

“回去！”阿四一把夺过河娃手里的竹篙，使尽全力将渡船撑回西岸。

船头撞碎一排排波浪，飞快地向岸边靠拢。阿四的脑子里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：必须马上给这妹子换衣服，不然，虽没有淹死，也会被冻死的！可我们爷儿俩，都是男的，谁的衣服能给她换？她自己已经不省人事了，谁给她换衣服？

对，上岸后先把她搬到自己床上的被窝里暖着。可是，这……这湿衣服谁又来给她脱呢？唉，唉唉，今晚真是活见鬼，活见鬼啊！

“他大哥，还没有收船呀？”

正在这时，柳嫂站到渡口上了。这下，可真给阿四解了难题。他赶忙把船靠上岸，连连对柳嫂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来得正好！快，快来帮帮忙！”

“帮什么忙呀？”天色很黑，柳嫂没有看清那个躺在船板上的全身透湿的妹子。

“快，帮忙把她抬回屋里去，说不定还有救。”

柳嫂这才看清了，一边赶忙上前抬人，一边急切地问：“这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。一个过路人，年纪轻轻的细妹子，跑到船头上来寻短见。唉，总是有什么作难的事。”

说话间，阿四和柳嫂抬着这个跳河的妹子，匆匆往河神庙走去。

庙堂里，烧起一堆熊熊的火。一把把干柴投进火堆，火焰窜起两尺高。火堆边，阿四和河娃正烤着自己和那位年轻妹子换下来的湿衣。湿衣在火堆上，冒着腾腾水汽。

热心的柳嫂，留在这里陪那妹子过夜了。刚才，她和阿四一起，把妹子抬到庙里，用土法子把那妹子喝到肚子里的水倒了出来。不省人事的妹子，终于轻轻地哼出了一声。这时，柳嫂才把阿四父子轰出门，自己给那妹子脱下湿衣服。然

后，将她放在阿四父子的床上，用被子严严实实地盖住。在河水里泡了这么久，妹子的身子冰冷冰冷，就是盖上再厚的被子，一时半刻也暖和不起来呀！何况阿四床上的被子，又硬又破。好心的柳嫂便自己脱光衣服，钻进被窝里，紧紧地搂着那妹子，用自己的体温来暖和这年轻妹子冰冷的身子。

好大一阵过去了，那妹子的呼吸越来越粗，哼叫声也越来越大了。终于，她醒过来了，睁开眼睛一看，见自己是躺在一张床上，柴堆上的火焰，腾腾跃起，照亮着庙堂那早被烟火熏黑了的墙壁，照亮着屋顶上的朽梁、破瓦。“啊？我这是到了哪里了？”妹子觉得自己似乎是在梦里，又似乎不象……

“啊！我……”那妹子恐慌地叫着，挣扎着想坐起来。

“醒了！醒了！”柳嫂惊喜地叫着。

坐在火堆边烤衣服的阿四，急忙向床边走来。河娃也提着烤得半干的衣服走过来了。

“这是哪里？这是哪里？”

那妹子呼叫着，腾地一下坐了起来。白白的上身，一丝不挂地袒露在被子外面。惊喜中的柳嫂，先是一愣，紧接着——一把将那妹子按倒：“小妹子，你，你还没穿衣服！快躺到被窝里！”

阿四早已调转身子，坐到火堆边去了。河娃，也赶忙偏过头去。

那妹子这时才真正地醒了。她用被子蒙住头，呜呜地哭泣着。

“小妹子，别哭了，和嫂子说句话。”柳嫂紧紧地搂着